

散文獎 第三名

信之三章

朱觀宇

一
今晚整理在成功嶺上收到的信件，有厚厚的一疊哩！

在嶺上，寫信是唯一的發洩方式，讀信更是最大的樂趣和消遣，尤其在一天辛苦操練之後，發信的時間是大家一致期盼的。

值星班長發信的時候，會喊出同學的姓名，被喊到名字的同学總是飛也似的跑到講臺去領信，然後還會必恭必敬地向班長敬禮。倘若有同學連續被喊到名字，就表示他今天有好幾封信，那真是比打靶沒吃「麵包」（全部落空之謂）還要神氣，將會引起同學的一陣噓聲，我就有一天內收到五封信外加一個包裹的記錄。在四十二天的暑訓當中，我總共收到七十一封信，是連上的第二名。

像爸爸說下星期日要上來會我，叫我寄上會客證；媽媽告訴我「神鵬俠侶」有新的發展，什麼小龍女已得知尹道長侵犯了她、楊過被郭芙斬斷手臂之類的事；去年上過成功嶺的同學教我「摸魚」三原則，還有什麼「不打勤，不打惰，專打沒長眼睛的」的金科玉律；女同學告訴我要咬緊牙關，接受磨鍊，堅持到最後一分鐘；學姊安慰我說：「四十二天過後便是多采多姿的新鮮人生活。」等等。當初看得滿心感動或是心花怒放的信，如今讀來倒真有點兒索然無味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感謝這些寫信給我的人，也將永遠珍惜這令人永難忘懷的四十二天。

二
爸爸寫信來，告訴我天氣已經轉涼，該把薄被墊在床上，取出皮箱裡的厚被子來蓋。

記得離開臺北的那一天，我拎著行李，爸爸提著裝著棉被的大皮箱，送我到月台上。火車開動的時候，我揮著手道別，爸爸的身影漸行漸遠，那感覺好熟悉好熟悉！

小時候，我上幼稚園大班，爲了趕上班的時間，爸爸總是一大早就踩著腳踏車載我去上課，每一次我都是頭一個到，幼稚園除了老工友，鮮少有人。我揮著手看爸爸騎著車子離去，只剩下我孤伶伶的一個人，真的好想哭，又深怕同學們來時見到，只好忍住啜泣，含著眼淚。

現在，我隻身到台中讀書，台中白天大都天氣晴朗，但是入夜清晨卻寒氣逼人，住在隔壁的同學戲喻爲「朝穿皮襖午穿紗」。這兩天寒流來襲，我躲在沈甸甸的被褥裡讀爸爸的來信，不禁要說：「好一個溫暖的冬！」

三

本不該下樓看信箱的，因爲她的信不會那麼早就到，昨天才寄出的信，今天一大早就想要見到回信，想想自己還真是又愚又痴。更何況大年初一的，一年到頭忙碌的郵差也該放天假休息休息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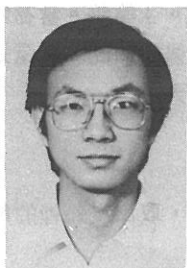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道爲什麼老覺得空氣裡游盪著壓迫人氣息的分子？或許是下雨天氣壓的關係；或許是等待回信那種無理的焦急，也或許原本期盼的年初一的喧鬧，被這場雨沖刷得淡而無味的失望心情。

其實也無妨的，沒望見人聲、鞭炮聲不絕於耳的年味，倒也偷嚐了年初一聽雨的無奈。浙瀝浙瀝的雨敲著的柏油路上，沒有行人，只有一輛又一輛飛駛而過的計程車。

突然有一部小郵車駛了過來，停在路旁的郵筒旁，一位穿著綠色雨衣的郵務士打開郵筒，把信收了去。

是郵政制度也好，或是春節津貼也好，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使這位郵務士來此收信。但我知道，下著雨的年初一可以收到信，雖然我的信不該今天到。而我也知道，一年到頭忙碌的郵差今天不放假。

願向過年仍努力工作而不放假休息的人們致敬！



自我介紹：

祖籍浙江，民國54年3月21日在雨港出生，平常喜歡聊天，有時也唱唱歌。

感言：

小時候（高中時代）以爲——朋友、書和信是我最大的財富。朋友的一句話、書中的一個情節或是信裡的一段文字都可能讓我感動好久、難過好久。

到了中山也是如此，祇是機會少了許多。